

梦想话题

梦里乡愁

■ 陌桑文

我常常梦见自己坐在故乡檀树嘴绿草如茵的河滩上,身边是清粼粼的水,头上是蓝莹莹的天,乡村的生活如牧歌一般悠扬。这是我儿时生活在檀树嘴的真实图景。那时候我没有课外书。我在河滩上放牛的时候,把父亲中学时的语文课本当课外阅读材料。父亲的语文里充满了钢铁、石油、工业化以及其他改天换地的豪情壮语,就连课本的扉页上都印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铁人王进喜顶天立地的工人阶级形象,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手里还牵着水牛的时候,心里就有了我人生最初的梦想:进城,当一名工人。

对一个农村少年来说,要实现这个梦想,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考大学,出农门,先把自己“工业化”了,再谈其他。于是,整个少年时代以及美好青春的上半场,我都盘桓在乏味的课本里。等到成年,我就把那些水草丰美的乡村记忆塞进背包里,匆匆离开了故乡,成为檀树嘴父老乡亲们多

海上风物

莫奈特展观后记

■ 徐春望文

2014年3月24日下午,女儿邀我到淮海中路300号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B3层艺术空间,一起去看印象派大师莫奈特展。莫奈大师是女儿一向心仪的画家,她早就在网上预订好票,网上购票便宜30%,并特地避开双休日请假前往观展。

走进展厅,只见每幅画前人头攒动。尽管展室外告示看画勿拍照,但仍有不少低头族女孩借摆弄手机或iPad为幌子,时不时地对画拍张照。一旦保安察觉,上来制止,看住这边,疏忽那边,终难禁绝。

两个展室空间,陈列三四十件莫奈画作及十多件其他人画作。我浏览莫奈画作时,眼光里有一种光怪陆离、变化莫测的装饰色彩。女儿在旁提示我,油画要站远一点看。这我当然知道,我看过画油画,用画笔把颜料搭在画布上,画面近看颜料一块一

岁月悠悠

山间货郎

■ 朱盛杰文

“哎,打起鼓来哎,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绒围脖。穿着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

这是著名歌唱家郭颂演唱的“新货郎”,他表现的是那时东北地区的货郎。在南边,在山区也有,但不是推着小车,而是挑着货担在崎岖的山间小路行走的货郎。现如今,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就是在偏僻的山村也通了公路,有了商品齐全的门店,早先的货郎担也已销声匿迹了。但那货郎挑着货担爬山越岭、穿村进户的身影和郭颂诙谐、高亢的“新货郎”至今仍在我脑海中盘旋。

那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

年来津津乐道的第一代大学生。

多年来,我像一株盆栽的植物,在城市的阳台上吸着有限的阳光雨露,精致而循规蹈矩地存在着,而根,却紧紧地抱着盆子里那浅浅的一捧乡土。此时的我已经生活在少年的梦里。然而,当梦的外衣悄然脱下,现实展露给我的却是生活节奏紧张,交通拥堵不堪,食品安全焦虑。特别是当雾霾笼罩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要思念那个叫檀树嘴的露珠一样明净的村庄,再回首,少年的时光却恍然一梦。

我开始对儿时的梦想进行深刻的反思:难道这就是我用人生最美好的光阴换来的?这真是我梦想的生活图景吗?我曾经在苏州河畔一处地摊上,用一个硬币买了一本《1959年安徽诗选》。其中有一首是老作家绥民为建国10周年写的颂歌《红色的闪电》。绥民展望建国20年时的情景:“十年后,十年后,这里定是座花园,看春风舞弄花影,听黄鹂婉啾清泉。工厂的大烟囱,将吐出卷卷黑烟。……那时我们的钢铁,能年产六百万吨;那时我们的粮食,会达到四千亿吨……”春风花影与卷卷黑烟,作为诗歌的意象,多么不和谐啊!然而,这却是那一个时代的梦想,也是那几代人的中国梦的真实写照。

六十多年,像一道红色的闪电。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国家工业化的梦想实现了。当我们享受着工业化带来的丰富的物质生活时,当我们分享着玉兔从月宫传回的荣耀与自豪时,玉兔却看不见自己远在地球的村庄。我们实现了国家的梦想,却付出了环境的代价。在雾霾笼罩中,中国,我们一起反思!

于是,我想回到故乡去。檀树嘴田园牧歌一样的生活图景常常出现在我黎明的梦里。还是那样清浅的小河,还是那样碧绿的山岗,雨后空气中依然弥漫着甜淡的蔷薇花香。我梦想着能像梭罗一样,到故乡的湖畔去筑一间小木屋,在屋后的树林里养一群鸡,在门前的河水里养一群鸭,用我生命余下的时光去享受诗意的栖居。

然而,这一切已经不可能了。这些年,打工挣了钱的乡亲们在家乡大兴土木,本已抛荒的耕地被大量占用。门前的小河不再清澈,河水干枯了,农田盐碱了,山林缩小了,到处堆积着难以处理的生活垃圾。人生只有单程票,连梦里故乡都没法给我提供返程。我赖以寄托乡愁的村庄荒芜了。

如果问我现在的梦想,我想拥有一座像童话一样美好的村庄。

品都很一般。像莫奈的《日出印象》、《鲁昂大教堂》、《花园里的女人们》、《伦敦风景》等传世杰作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际缺席展出,无疑令人非常遗憾。

女儿对莫奈的画非常熟悉,如数家珍。她又说,后来莫奈在晚年,视力差了,患了白内障,仍坚持画画。那些画作,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画一样,呈现迷离美,有一层蒙蒙的雾。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无论什么人,不可能所有的作品都可以传世。应该这样说,这些画从画家角度来说,是欠缺的,但对非画家的老百姓来说,这些画是美的。为什么?大家知道,莫奈的特长就是在自然光下观察景物作画。捕捉自然光下瞬间的景物印象,娴熟地调制颜料,一块一块搭在画布上。莫奈不愧调制色彩高手,即便眼睛看不清,也能把色彩调制得十分柔和,使画看起来色彩斑斓。

很多画,尽管看不清画的是什



杨浦之春 ■许立德

家风话题

家风与国风

■ 常丹婷文

今年春节,央视在新春走基层系列报道中,推出了一个调查节目“家风是什么”,而这,恰成了今年年夜饭餐桌上爷爷给的考题。

爷爷年轻时参加革命,后来在村里做村支书,他最先发言道:“咱的家风,就是艰苦朴素,勤劳踏实。”在爷爷身上,我总能感受到老一辈革命者的赤诚和刚正。现在的生活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两位老人依旧不改往昔的朴实,我从未见他们碗里剩下过一粒米。

轮到孩子们这一辈发言,大家的答案多了起来。表哥说,家风是“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小妹说,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尊

老敬人、懂得感恩是她感受到的家风;我说,父母常教育我“慎其独而内自省之”,因此,表里如一、厚德治学就是我们的家风……

三代人,跨越了八十载的光阴。爷爷奶奶是贫农,辛勤劳动,为五个儿女撑起一个家;父辈们发奋读书、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最终走出小村、考入大学并在大城市安了家;而我们,正在为各自憧憬的梦想而奋斗着。虽然我们每个人对家风的阐述不尽相同,却又充满相同之处,是爷爷说的“艰苦朴素、勤劳踏实”八字家风的发扬和继承。

家风的传扬和表达方式在变,但家风的核心精神未变;

变,是发展,推动着科技和生活日新月异变革改变;

不变,是坚守,秉持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根基。

(上海财经大学)

好新鲜。”(江西婺源当地群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称外地人为“鸟类”,所讲的语言为“鸟语”。)

我毕竟在婺源工作有二、三年了,虽然还不会说婺源话,但还是听得懂的,因此,听到她们这些嘲讽的话时,脸涨得个通红。

还好,这时有个村干部走了过来,看到我货担上标有“商业局”几个字,就大喊喝着:“起什么哄?人家小同志挑货担走这么远的路送货下乡,已经够累的了。对了,今天安排谁家吃饭?”

一个中年妇女说:“是我家。”

“还呆着干什么,快带小同志去吃饭,完饭后再来买东西。”

中饭后,买卖开始。货担里的商品村民都非常欢喜,然而囊中羞涩,真正花钱买的没几个。

这时我想到临时领导曾交待过,送货下去的同志还有一项任务是将农副产品收购上来,于是,我对这个村的干部说,可以以农副产品换购商品,同时拿出一张收购价目表出来。

这下子可乐坏了这些妇女们。她

们纷纷拿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来换购。一会儿功夫,我既卖又收购,货担里的商品一半换成了新鲜的鸡蛋。

等到再路上山路前往另一个山村时就已经日落西山,晚霞当空了。

这村已经在村祠堂里点亮了松明火等着我的到来,虽然,也同样让村民叫了好一通“鸟类”和“鸟语”,但这时的心情是愉快的。

就这样,我在县城与山村之间来回回地挑着货郎担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走有半年多的光景,每次看到村民对日常生活用品的渴望,以及那一声声亲切的“上海佬来了”(后来再也不叫什么“鸟类”了),让我油然而感到一种责任、一种信任。

古稀之年的我,常常会回忆起那年月的一些往事,想起我年轻的身板挑着货担在山间田野里穿行,想起那崎岖的山路和甘甜的泉水,想起那望着五颜六色的商品抿嘴乐的村妇们,想起郭颂那“新货郎”中唱的:“金色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